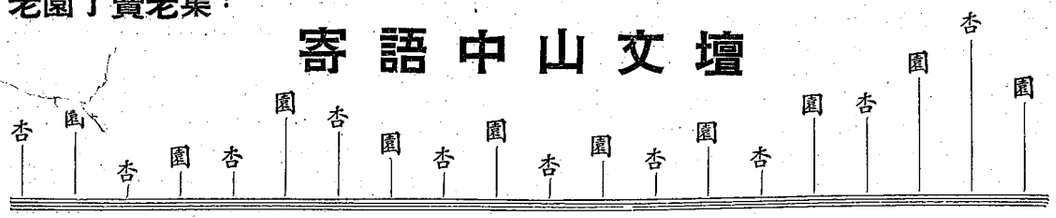
寄語中山文壇



杏園，杏星，中山校訊，展望等刊物一連串相繼的出版，給中山帶來了一片朝氣與蓬勃，在默默的樹仔脚下散發着書卷的氣息。確實使人感到慰安與驕傲；但當我們把它輕捲起來的時候，陣陣的憂傷却交代地襲上心靈！

每個人都有熱愛自己學校的本能，此種感情尤其在外與他校同學相處時表現得最烈。「一日的中山，一世的中山」辦雜誌的同學們對此體驗當特爲深切，把中山的種子深埋在各個人心，把中山的花粉傳播在各個角落，於是耗費了那不可再剝奪的休息時間與心力，致力於校譽之宏揚，此種動機是多麼純眞而令人感動呀！我除了嘉許，還有什麼微言呢？

我只是想說，想提供一點小小的意見。因爲太過的熱忱往往是衝動的、短視的，易發生許多難覺察的錯誤！每個人一定有過衝動後懊悔的經驗，所以過分的熱忱並不是不對而是青年人可愛的錯誤；爲了此，我願冷靜地談談，分析一下什麼樣的刊物方足以代表本校；本校是否需要那麼多的刊物在目前。

時間是我們所珍惜的，我們學校不比他校，縱使把時間荒廢也不能託言於時間短暫，因爲我們所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命呀！千錘百鍊而後功，一件有內容的稿件完成往往是嘔心瀝血須要時間的；而優良稿件正是一刊物的生命，試想每月栖栖皇皇的教授、學生要同時爲各個刊物寫出千古的佳章，怎麼可能呢？所以在「時間」的觀點下，我們似乎有「寧少勿爛」的決心。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中山的人才不少，但一經分散總要顯得薄弱些。相反地若能滙在一起，其勢當如排山倒海，猛不可擋。我們學校創業未久，一切尙難爲外人所諒解致發生許多不必要的誤會；我們工作的焦點、奮鬪的目標正是要除去此魔障，我們需要的正是此種排山倒海之力量而非涓流穿石之功。故在「人材」的觀點下，我們必須有「團結才是力量」的認識。

社會是多彩多面的，每個方面均有其一番天地可作爲；我們要爲學校爭光亦是多面的並不侷限于刊物這方面。諸如此次高考及第的三位學長及一直稱霸於醫壇的中山桌球隊等在在都可使學校出色。每人各有其天份，創足適履是人生的最大可悲，爲什麼我們往往誤踐如此呢？故在「爲校」的觀點下，我們必須有「表現是多方面」的了解。

每個刊物都有其獨特的旨趣及一定的軌跡可尋，假如在同一校圈存在的話。反觀我們所辦的雜誌，其性質、界限是那麼混淆不清，一個社團出現了此種不能對其精神顯現出來的刊物，實在是沒有意義、畫蛇添足的。一味地拉稿、搶角、明爭暗鬪，甚而有南面而土之野心，在當初的動機上將蓋上不可磨滅的錯誤。所以各個刊物要同時存在的話，應該有將其精神表現出的自信與能力。

什麼是一本足以代表本校的刊物；心須是言之有物、擲地有聲的雜誌；一本有具體內容的刊物必定是師長、同學心力共同的結晶！各位辦雜誌的同學們，希望你們摒除成見，手携着手，互相支援地辦一本你們認爲最足以代表學校的雜誌，那就是我們最衷心地期待了。

頑石

今天我們中山醫專的雜誌界可說如雨後春筍，欣榮非常，又如一位二、八年華的青春少女，鮮艷無比，眞是本校的一大幸事，實屬可賀可賀。我們對於辦雜誌的同學們所發的苦心，表示由衷的敬意。因爲大家不惜花費了寶貴的時間，尤其是在功課那麼繁重的時候，默默無聞地忙碌、傷頭筋、……犧牲你一部份最燦爛年華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均有不同的志向、觀點、固執與偏見，因此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行爲。誠如明末的洪承疇所說：「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可笑的是沈白五竟然不懂得這個原理，自恃對洪承疇有養育之恩，諒他不敢如何，誰知却惹來殺身之禍，實可悲也。而洪承疇却安然的享受他那半生的榮華富貴等人間樂事，古言「識時務者爲俊傑」，首榜者非他莫屬也。

還有「醉草嚇蠻書」的李謫仙（白），當年得意得令「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如果他永遠脊念著「啜羹御手調，流涎御袍拭。」的話，他早就得身首相離了，那有「逢坊喫酒，遇庫支錢」的寵優呢！該歇手時就得歇手，我們這位詩仙兼酒鬼眞是歇得其時。

世上的事，永遠是無法定論的，是好壞依人的觀念而異，永無標準，而死後的所謂芳名與臭名，那就要看他生前的眼光與死後的命運了。目前忙於雜誌的同學們！你們爲誰辛苦爲誰忙呢？誰曉得你們花了多少心血？誰曉得你們爲了經費的不足而到處打拱遭白眼？誰曉得你們爲稿件的難籌而徹夜失眠？誰曉得你們於嚴寒的聖誕夜，爲了校對而去陪工人們渡此佳節？還有誰曉得你們損失了多少看書的機會？損失了多少應拿的分數？同時你曾想到爲此而疏遠了多少友好？得罪了多少同學？

那麼你以爲你的辛勞就有了代價嗎？我們的學校會因這些雜誌而進步嗎？錯了！沒那麼簡單，你不看本校只有那幾年的歷史嗎？而且是最年青的，你還不曉得你的熱誠可能只換來「浪費」的微詞而已。

你以爲同學會因爲這些雜誌而感激你嗎？錯了！他們正忙於自己的工作都不暇，何有閑工夫來欣賞你的傑作呢？就是要看雜誌也不會輪到你的，所得的報酬惟有二、三分鐘的走馬看花與閒談的不良批評而已！

你以爲你的忙碌會換來多少的經驗嗎？錯了！你要曉得不單是辦雜誌方能得到經驗，從書本上照或樣可得到他人的經驗，做其他的事即經驗，如果你要以辦雜誌來得經驗，合皆很受稱讚，尤其當天各的。

，難怪當天她們受到廣大

你以爲這樣就算是犧牲自己服務他人「我們潭！現在還不是你犧牲的時候，同時你也沒吗什麼可犧牲啊！大家都是同學，所知有限，只要畢了業，還不是照樣有文憑可拿，還非你來犧牲不可耶！

總之，我勸樂於斯道者，而今而後，庶可修其心，忍其性，多看點你應試看的書，交一位知心的女朋友，則樂天知命，可消萬災，去百病，而享天年！否則，「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悔之晚矣！

開山人

是收場的時候了。自參於杏園工作後，每次總問自己：爲了什麼？要爲它犧牲賣力一課不上，電影不看，郊遊不去，舞會不湊熱鬧，還得到處碰釘子，上課無心下課回家到處奔，不要說看書了，編輯工作往往要你累到深夜。或許人總有一些工作慾表現慾吧（也許有人說是好風頭）只覺得工作其中似乎有一種樂趣而已，可是加減一番還是傻瓜一個！我將永無法原諒自己當初爲何不知先屈指計算一下結果是什麼而致爲它失去那麼多。我想：做了事而不去計較後悔必爲偉人修養之一!?

高的

校友 邱武三 來鴻

未到過金門的人，以爲金門是個荒僻的海島，充滿着戰鬥的氣氛。來過金門的人，却認爲今日的金門，有其戰時的緊張氣氛，也有其平時的安樂景象。你可以在海岸各據點、各碉堡及陣地內，看到荷槍守衛的英勇戰士，同時也可以在整潔平坦的公路上，看到往來穿梭飛馳而過的嶄新計程車和公共汽車，裏面坐的是衣着入時的金門居民。

一年來自由世界人士訪問過金門的有五百多人，包括政府領袖、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議員、記者、工商界及觀光客等，其國籍有五十四國之多，由此可知金門今天在自由世界人們心目中的重要性了。「古寧頭大捷」，「九三」、「八二三」砲戰的勝利，更爲舉世所矚目。現在的金門，可稱爲最不安全地方的最安全地方。

筆者三生有幸，奉令來此一行，至今已近半年，門診的醫療工作固然忙碌，但仍忙中偷閒，遊覽了大部分的名勝古跡。金門的公路建築極端成功，全島面積共計一七五、三七平方公里，而公路長度竟達三二六、六公里，居全省密度第一位，且係高級舖油路，四通八達，無遠弗屆。不是翠屏夾道，便是濃蔭蓋頂，坐着計程車，馳騁於康莊大道之上，望着窗外景色，猶如置身於臺灣的陽明山道上，誰能想起是今日的戰地，昔日的古戰場。

金門屬福建省之一縣，下設三鎭及十多個鄉，人口五萬多，居民生活純樸，早已習慣於戰地的緊張氣氛，雖是單日的隆隆砲聲，也視若無睹。街道上百貨店、雜貨店、書店、藥房、照相館、食堂等一應俱全。地方福利事業也蓬勃展開，新辦的一所「安老院」，可收容孤寡老弱一二〇名，「育幼院」也正着手興建。其他如地方法院、衛生所、育樂中心等也不斷充實人員和設備，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金門的國校有廿二所，初中四所，高中一所，而在臺灣討論了多少年的免試升學，却默聲不響地在金門實行了，金門的學童可謂得天獨厚了。電影院有十一家，其中有幾家可與臺北的二流戲院相媲美。農作物以高粱、花生、小麥及甘藷爲主，最近也試種水稻，且已有部分收成。尤以近年來的綠化金門運動，在跡近四千萬株綠蔭點綴下，有如一座海上公園。名勝古跡極多，較著名的有：

一、太武山峯：在太武山的最高峯，有「毋忘在莒」四個大紅字石壁一座，這是　總統四十一年巡視金門親手所書，氣勢雄偉，筆力蒼勁，發人深省。登山公路沿途而上，可遙望大陸匪區及鳥瞰金門全島，使人有着去國懷鄉，心曠神怡之感。

二、莒光樓：位於金門城之西，建於民國四十一年，樓高四丈許，爲中西合璧半新式半古式建築物，遠望如中古歐洲堡壘，樓分二層，雕樑畫棟，氣勢軒昂，金門歷史文物館設立於斯，更爲金門軍民撫今思古的必遊之地。

三、古崗湖：位珠山下，爲島上唯一淡水湖，湖中碧波盪漾，湖畔並建有古崗樓，樓高三層，朱樑碧瓦，古色古香，每當夕陽西照，倒映水中，益增不少詩情畫意。

四、太武山公墓：在太武山西麓，係胡璉將軍爲奉祀卅八年古寧頭殲匪戰役陣亡將士的忠魂，於民國四十一年建築，此地峯巒擁抱，林木蓊鬱，凡到金門的訪客，都要到這裏向爲國捐軀的英靈致敬憑弔。

五、吳稚暉亭：位水頭林園，地處海濱，亭內置有一座大理石碑，鐫有　總統手題的「吳稚暉先生水葬紀念碑」，亭前有一尊吳稚暉先生銅像，一代哲人，永眠於此，亦是遊覽憑弔的好去處。

以上所舉是較大並較負盛名及含有歷史意義的風景區，其他如古寧戰場、海印寺、魯王墓、牧馬場、休假中心等亦值得一覽。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在校除了一部分男同學有來此的或然率之外，其餘同學如欲睹廬山眞面目，則可利用暑期的金門戰鬥營來此。八月中旬即有七位男女校友報名參加，他鄉遇校友，格外親切。遊覽名勝，暢談別後，並合照留念，在依依不捨中揮手道別。不知是那位大哲人曾說過：「能夠生活在回憶中的人，等於活了兩次」，來吧！同學們，增加你們生活的資料，以待老年時的回憶，我們願盡一切地主之誼，熱忱地歡迎你（妳）們的光臨。最後敬祝在校同學健康！進步！

55.12.8 于金門

金門行